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論衡

廿六之卅畢

七十五

第嘉靖本

論衡卷二十六

實知篇



讀本記

嘉本則作自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
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則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
神矣、若著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
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
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
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
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

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

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景帝時，潁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潁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爲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

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識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

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謫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識書祕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未有、達聞暫見、卓譎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事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緣

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夢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葬於范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爲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

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宫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此效聖，樗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其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樗里子見天子宫挾其墓也，亦猶辛有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樗里子之見天子宫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

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
 故樗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
 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
 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
 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
 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
 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
 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
 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大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

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
 不學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
 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
 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
 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
 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
 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厯合人之
 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策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
 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

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姓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弑君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子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

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爲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壅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

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
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
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
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
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
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
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
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
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

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
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
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
視聽遙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
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
之見獸名之曰狴狴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
矣案孔子未嘗見狴狴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
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
而孔子名狴狴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

室之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祕。衆人濶略寡所意識。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猶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難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

生知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徧通。所謂神而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黃帝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嚳生而能言。是亦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

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自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爲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爲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

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狴狴知往鴉鵲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爲若狴狴乎則夫狴狴之類鳥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爲若僮謠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

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

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駁不純。踦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奇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賢聖皆能。何以稱聖。奇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開精。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

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說虛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視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以知其情孔子不能先

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

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爲死，聖人不能先知五

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途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爲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爲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爲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后得合葬於

嘉本修作脩

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旣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此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

一有問字

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

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生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洎孫必教親徹饌退膳不得飲食閉館開舍不得頓賓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凶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

不履辱身之行無爲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非主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爲道不爲已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謫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

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曾甯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塗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鑒絕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屈爲綸走者可爲增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人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既設筴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

無爲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
 祕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
 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
 子趨授玉不詭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
 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
 五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
 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
 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
 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

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
 能先知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
 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
 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
 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
 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才智
 兼倍強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
 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

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爲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

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噤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爲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

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髡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爲言邪客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呼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

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爲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楚靈王會諸侯鄭子產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爲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堯之爲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

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歷以處之也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

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絕智相兼倍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

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其田蚡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蚡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蚡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蚡未有功而王問蚡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蚡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蚡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田蚡之言爲易未必能是

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爲勞佚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

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况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其一稱也宰子曰以子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卷終

論衡卷二十七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郤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嫺麗面色

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獄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衆意齊威王以毀封卽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卽墨有功

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也者賢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則夫人衆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

歸之矣、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
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
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
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將衆不歸而士
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爲賢乎、則夫得
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爲虛恩、拊循其民、
民之欲得、卽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
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
欲雪會稽之耻、拊循其民、吊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

自有所欲爲於他、而僞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
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闔、下坐賤客鼓
臂爲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卽闔、而孟嘗得出、又雞可
以姦聲惑、則人亦可以僞恩動也、人可以僞恩動、則
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
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爲器、乃能得火、
今又但取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
夫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
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

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卽謂之賢、如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爲賢乎、夫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

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恃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劑猶治、無方、毫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藥、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

嘉本也作笑
嘉本功終不立
作不能立功

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也。故時當亂也，堯舜用術，功終不立，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

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

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更溫黍穀育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荆軻

為嘉

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既而天下名軻見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

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皋陶忠聞、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

處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歿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踈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

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箠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箠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車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

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紲、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已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已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及太王亶甫重戰其

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
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
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
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
割口饑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
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哀將軍再與兄
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
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
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

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
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
行爲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
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
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
也恬憺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
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
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
老同操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

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恡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安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檐千里之人、材策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驪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況爲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

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楚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爲善矣。傳者傳學、不安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

是嘉

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
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
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
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
國獲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
鳥死良弓藏狡兎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
兎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
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
權變之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滅之禍哉

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
義居平安之時爲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
得名爲賢也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
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
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嗇夫
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
口虎圈嗇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
爲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
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

爲敏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爲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爲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爲賢以敏於賦頌爲弘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楊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

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

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訕、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

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胸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爲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

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后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刺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

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堂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筴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

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卷二十七終

○第嘉

論衡卷二十八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畱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竝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靡靡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粗嘉

說尚書者或以爲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

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

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

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五經總名爲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
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
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
爲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
青臣之頌謂之爲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
以爲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
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
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
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
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
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
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
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
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
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

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
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
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
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
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
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
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
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
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

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
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
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
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
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
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
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
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
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

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
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肯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
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
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
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
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
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
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

四十年也又說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
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
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
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
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
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
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
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
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

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

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象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爲周易、則禮亦宜爲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爲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

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也、爲禮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與矣、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

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已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問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便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

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爲上古帝

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
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
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
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
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
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
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
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
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
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
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
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
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
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
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
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丑
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

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試嘉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我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爲天子也文又曰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嘉本我作我

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臯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爲譬喻增飾使事夫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

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爲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

嘉本晚作晚

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晚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蚠，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

嘉本瀉作瀉

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沔。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

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學傳於後。文儒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析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

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干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厯人能顯其名、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

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郎之宮、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籍、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濶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間作不暇日哉、感僞起妄、源流氣蒸、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

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所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繁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

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亦不利、不能一旦二也。
蚌彈雀則失鵲、射鵲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
不竝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
蚌拾鵲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攻
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
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為、高祖
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
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
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

書者也、山口為言、著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
為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使
客作書、不身自為、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
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
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
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
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為也、春物之傷、或
灰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
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

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蕞殘况遠聖從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探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豈是

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亾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

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葛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驢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二十八終

文政己卯十月朔以通河草堂本校訂

望之

第嘉

論衡卷二十九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

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况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

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瀆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

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

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疆主弱一作威敵公賞罰

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

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名

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

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爲邪何文相違甚也三

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

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

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

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

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

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

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

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

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

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

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

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爲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澍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澍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求福不爲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爲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嘉本臆作臆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

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皮嘉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已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騶與衆馬絕跡，或蹈騶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騶者，與騶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騶；騶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

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
言非是僞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
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
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
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
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
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
也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
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

古人賢今人也案東晉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
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
龔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
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
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真無
有故新廣陵陳子廼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
終傳教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
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
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

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同門雲鋪其朝觀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述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楊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

嘉興作決

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與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

奏眾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
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
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
言。董仲舒則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
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
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
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論無觸忌之言。核
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
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

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
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
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
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
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
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
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一作盛之語。
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說

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犬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

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食不得已故爲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待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後一字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純誠一作純厚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
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
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
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
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爲前始
未有若蒼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
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
爲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
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

世俗之書訂其真僞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爲無本於
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
覆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儒生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
陳別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胸臆
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
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
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
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廩五穀生
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

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楊子雲造玄二經發於里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譏况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

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傳俗傳蔽惑偽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爲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誅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俗傳旣過俗書又僞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爲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其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爲卻還

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奪正是心瀆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紼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塋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爲明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

葬嘉

今著論死及死僞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爲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塋更爲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因罪其身歿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

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宜漢恢國驗符盛衰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二十九終

論衡卷三十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讐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卽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未復與豪家丁伯

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
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
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
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
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
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旣成。辭師受
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
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
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

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
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
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微名。
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
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
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
勉以行操爲基。耻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
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
貪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

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
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
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
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
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泛結俗
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
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
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

宜爲人所缺旣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答曰不清
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
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
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
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
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
尤福至不謂已所得禍到不謂已所爲故時進意不
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
不鬻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吊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

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
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
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
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擇傷行
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
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
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
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自不惡位之不遷

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實之質不害
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
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
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思故閑居作譏
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
以俗言或譴謂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
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蘓秦精說於趙而
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

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
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
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
馬固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
仙之藥以治無狀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
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臯陶調和葵韭
不俟狄牙閤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
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鉄鉞裁箸
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
淺之差

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
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
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
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
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
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
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

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暗、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

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荻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斲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

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荻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

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言堂滿堂今始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
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
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
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
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
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
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
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
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

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
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
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
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
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
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
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旣在
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

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
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
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肖華
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
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
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
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滔
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
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

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
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
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
恐畏忌雖垂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旣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
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瓊文給甘
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
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
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

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前合是謂舜矚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超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

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太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

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重厚、稱其出絲、孰爲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勵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林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超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鳧、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

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薄、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藏。德汪濊而淵懿、知湧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滃而泉

一有泉

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喟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答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與

言復
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水有故源、
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
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
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
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
達、毋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勝奇人、勝讀為妨鯨
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
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
氏稽可、適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
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
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
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
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
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
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情自保、適輔
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旣晚無還、垂書
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

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為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林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廷吁歎悲哉

論衡卷第三十

與小島靜齋 聖對校宋槧本其本廿六卷已下闕失
不存今依通津草堂本校讐通津本卷末題云周慈
寫按嘉靖年間袁衷所刻六家文選亦題周慈寫則
知津本之嘉靖刻本也故今校語記曰嘉靖本云文政
己卯十月六日卒業狩谷望之

論衡後序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詳矣范曄東漢列傳云充字仲任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禮絕慶弔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

虛詰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悉所會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捫理折衷。此書爲多。旣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爲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郎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載。撰六帖者。但摘而爲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吾鄉好事者。往往自守書櫝。爲家寶。然其篇卷脫漏。文字踏駁。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躓。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紀。是以覽者不能通其讀焉。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蓋令起居舍人彭公乘曾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嘗廢寢食討尋。

衆本雖畧經脩改尚互有闕遺意其謄錄者
誤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
趣乖違儻遂傳行必差理實今研覈數本之
內率以少錯者爲主然後互質疑謬公造本
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
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爲
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
日星之麗天順經躔而軌道河海之紀地自
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止
爲談助才進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
也秉筆之士能無祕玩乎即募工刊印庶傳
不泯有益學者非矜已功不敢同王蔡之徒
待搜之然後得而共問之然後言其益也時
聖宋慶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前進士楊文
昌題序

及不雖畧經修政尚
設有推所校勘者其
趣能達微遂傳行又
昌慶叔少錯者為三
聖宋謝觀正有年既
有財之海海難而年
不版盜益興者非淺
也東華之士非無以
所遺相有數年又



110X
567
100
76